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

戶部二

尚書

韓文　顧佐

劉璟　孫交

石玠　楊潭

侯觀　郭宗仁

李瓚　鄒文盛

梁材　李廷相

王杲　王暐

李如圭　　張洞

方鈍　　黃應春

耿定向　　楊俊民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　徐象樗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

戶部二

尚書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太傅謚忠定韓公文墓志銘　楊一清

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韓公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聞　上若曰是爲先朝耆舊清修忠亮望重一時其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謚忠定賜誥命諭祭九壇有司給付棺木喪儀冥器爲營葬域皆特恩也公諱文字貫道號質菴舉成化丙戌

進士授工科給事中出爲湖廣布政司右參議轉左
參議擢山東左參政弘治間擢雲南左布政使尋擢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償運軍務改巡撫河
南召拜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尋擢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召拜戶部尚書正德改元時賊瑾
侍從龍舊恩寵持機柄威福自恣勢焰薰灼士大夫
側足立道路以目莫敢頌言其非公倡於諸公卿科
道云若是不已將危及廟社乃合辭抗章暴其罪狀
請置之法以安人心　武皇始而覺悟既乃爲群奄
所惑置之弗問瑾由是益橫乃矯詔降公職級致仕

又矯令落職閑住瑾伏誅以廷薦得復舊官致仕
今上嗣登大寶賜勑遣官存問特加太子太保階光
祿大夫勲柱國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六人且
賜之誥命贈其先世悉如其官廕一孫為光祿寺署
丞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举
奇偉故先書其大者如此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
裔也七世祖諱永避金亂徙山西之洪洞因占籍焉
曾祖諱昌祖諱淵父諱肅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曾祖妣李氏妣吉氏贈一
品夫人公生時吉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遜文潞

公與兩父因以文名公少文思溢發領成化乙酉鄉薦登進士其爲給事持節詣韓藩行册封禮贈遺一無所受嘗與同官會劾總制憲臣要功起邊釁及薦起前吏部尚書曹南李公兵部尚書河湟王公辭涉近幸　憲皇怒幾不免勘理邊帥諸不法事酌情與法輿論稱平吏部屢薦爲都給事中爲忌者所沮竟以九載滿考始得遷官外藩其爲參議提督武當山兼撫流民敬神恤民一劃宿弊禁鎮守中貴侵漁節省浮費以其羨餘易穀萬餘石備賑分守襄南平稅理冤勘處夷情聲望日著參議以右轄左蕃昔所無

赤忌者沮之耳其在雲南雪寃疏滯尤多為湖廣巡撫會征貴苗接濟軍儲底於成功被勅獎諭武昌諸郡歲荒上疏蠲稅停租移撫河南懷孟以北旱飢民多流徙檄令所司發銀分賑多所存活民方東作牛種無出公令官措給之是歲大熟民乃安守備武臣有不律者按而治之舉属凛凛其為戶侍佐尚書太原周公清冗食革貪祿比遷吏侍署部篆久之乘資望用人藻鑑精當南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属歲飢米價騰踊夾者相枕籍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以濟人急度支以未

得命爲辭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坐
以待部得罪吾請當之遂發十六萬石米價糶平人
不病糴往者留都事惟内守備令是聽公多所裁定
上下稱便焉　孝廟寵其公勤故有地卿之命屡辭
不獲嘗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充邊餉
陳六事指摘弊端甚剴切　孝廟嘉納行之於是數
十年積弊大盪滌除殆盡屬時大婚大喪相繼西北
邊情告急命將出師經費不貲又値更化之初賞賚
所費不可勝紀公悉心經畫至忘寢食供應罔缺進
究羽流幻妄之徒所盜内帑錢物裁抑咸嘆中貴占

奉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停織造皆事下禮停怨憚叢集人為公危之公裕如也　武皇登極令侍經筵親耕籍田與九推之列賜白金文綺寶鈔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預分獻禮吏部尚書缺人言官交薦公又為忌者所沮益未幾而伏闕之章上奇禍作矣時其長子士聰為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瑾皆勒令除名瑾內銜未已乃指摘部曹違失簿籍舊事械繫至京下詔獄考訊欲置之死公與司馬東山劉公在囹圄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理官狀上乃矯旨罰米一千石監押赴大同親納積以他事數次

詞累二千餘石自是業產蕩然窮貸以給公亦不
以爲意越二載罪人伏辜詔還職并士聰士奇俱得
致仕兩京言官交薦公才望氣節足勝大任不報千
在吏部數薦之亦不果比國是既定僉論大明而公
年逾八十老且病不任事矣公雖不出而璽書誥命
先後疊降所以寵褒獎勵之者近歲所無天下想望
其風采有裴晉公韓魏公之風焉而天不憖之上壽
遐齡考終是惜也卒之前二日雷電大作陰霾之辰
烈風四起天宇晦冥弔者如市皆哭泣哀中外縉紳
聞訃俱痛惜不已公家居行義可述者甚多鄉里化

之惟恐惡聲入其耳著有質菴交議歸田錄若干卷
行於世原配袁贈一品夫人承公獨居三十年恒念
稍嫌不再娶距生正統辛酉年八十有六
康陵初即位青宮舊内侍劉瑾等用事 上犬馬鷹
兎舞唱角觝漸爲戲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
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内侍章
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伏爭
閣老又得諸大臣手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
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値主少國疑瞻前顧
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

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覩聖容日就清臞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伎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褻嫚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　君上以便行已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　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何補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

承傳之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奉小豎之左右紊聖德乎今
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
非細伏願奮剛斷割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百僚將
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消亂
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　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
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閣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
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
益持議不肯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
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

諸大臣氣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甚盛言甚是第效
僕事　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是日
璫等益肆自求去南京安置因同璫堅持猶不肯下
璫等無奈何乘夜號　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日數
上愚奴儕且碟呀狗　上色動理等益復伏地痛哭
不止曰狗馬鷹犬何損萬幾左班官厭譁無忌者詞
禮監無人耳有則唯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
上立詔璫入司禮監逐斥洛陽餘孽二閹老自是大
益專權矯詔奪公官二子士雝士奇官爵又矯
逮公詔獄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贓未三千石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簡肅顧公佐

神道碑　　　　王鏊

顧之先本吳人國初徙民實臨淮公曾祖彥華在徙中遂爲臨淮人今鳳陽也祖瑛累贈左副都御史考榮順天府治中贈左副都御史公諱佐字良弼登成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錦衣衛都指揮牛循當怙勢殺人鎮守宣府太監顧雄分守紫荆關監丞鍾欽事多不法公按治其罪識者謂公有守矣出知河間府畿甸也貴戚莊田棊峙境內閭公至皆戒其下不敢乘勢[illegible][illegible]先是定徭役悉委吏

才多寡高下一出其手學官孔道老好[illegible]
中公會校出入搜羅假寫定為程式其舉進[illegible]者有
遂與秀參之謠政聲流聞進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
建昌兵備遷備山崩地震民震駭騷析公悉心力撫
輯增修屯堡哨戍民以安堵徵拜大理少卿尋進左
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雁門諸關改南京督察院
提督操江遷右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久之陝西三
邊告飢　孝宗命公兼僉都御史往蒞之召至御榻
前諭以慰勞賜以白金文綺有如朕親行之語且假
近侍犯之公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積

矣正德初戶部尚書韓公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罪去公實代其位瑾有玉帶麒麟服之賜時逆瑾盜政威權日熾士夫見者多為諛詞諂貌公自若也瑾諷諸司各進羨餘以入私藏公曰吾部無羨餘者瑾銜之未發也瑾憾韓公不已搒摭百方無所得會部有故書逸弗得瑾欲以為韓罪嗾公上其事公持不行因奪俸三月公曰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得允即行瑾令邏人日詗其過無得意未嫌時命官核三邊儲儲有紅腐則以為公罪公時去邊三年餘矣詔罰輸米八百石於邊遼東邊糧以救易未弘治中

有旨准行又以爲公罪罰輸三百石戶部有缺失又以爲公罪罰輸百五十石公素貧竭家資以輸不足稱貸益之人皆冤之公無懟色正德丙子十一月卒于家春秋七十有四逆瑾伏法公事益明至是訃聞詔賜太子太保有司造葬遣官諭祭如故事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近山劉公璣墓誌

許宗魯

近山先生者姓劉氏諱璣字用齊別號近山陝西咸寧人也高祖清甫曾祖敏中祖懋父鑑母李生先生爲兒時游鄉塾即端重不嬉戲鄉塾胡先生異之曰是兒骨相不凡後當名世戴恭簡公來督學課試先生見其文特器之乃以補諸生成化庚子舉鄉試第二人明年辛丑登進士壬寅授山西曲沃縣知縣人方患其年少不習事先生至縣砥礪苦節救行古道期年邑人向化曲沃產棗先生視事多以棗賄罪遂

儲蓄數萬計後歲大侵賑粟不繼即繼以粟民賴不
飢民有共貲而掊利者訟于邑先生曰汝聞管鮑分
金事乎訟者慚乃委金願輸官先生爲平遣之其專
務德化不尚法令類如此他若疏夢泉均景水寬刑
罰平差遣廣儲蓄恤煢獨諸善政咸載去思碑是時
曲沃治行爲天下最部使者上之弘治壬子召赴吏
部太宰王端毅公重其治行欲授御史先生辭不受
王公復欲以爲吏部屬先生曰辭御史受吏部是僥
覓以便私也王公義之爲授戶部山西司主事不幾
督餉大同道過曲沃人聞先生來扶老攜幼迎謁道

左留邑數日立生祠祀之戊午　　欽差都御史大臣舉所知能守郡者於是左司徒許襄毅公疏薦先生陞江西瑞州府知府瑞故曠郡無城郭依山聚居民狂悍善刼郡人苦之先生視郡首著勸諭文給善惡圖標揭境内賊黨稍稍解散一日周黨狂悖先生率兵擒剿賊奄至擁先生歸其寨既至乃召其魁諭以禍福賊乃羅拜堂下已乃治具享先生辭食酣飲夜就寢坦腹睡齁齁賊衆環聽相語曰劉公大人也我輩不復敢爲惡矣居三月乃巡郡境内舉謐乃遂興學正俗表節崇讓均賦薄稅節用省刑期年瑞乃大治

辛酉朝覲量移九江府瑞民思其惠愛立三太守祠
先生居其一至九江僅幾月丁母李夫人憂歸是時
虎谷王公督學陝西倡明道學敦延先生居正學書
院講論性理三秦學士翕然宗之甲子復除湖廣衡
州府知府衡薦饑適疫作先生下車禱神修祀施藥
賑食孜孜若不及民賴以存時過石鼓書院爲諸生
談說經史及性理諸書衡士喜曰我輩今日復從朱
張游矣正德丁卯雍王薨於衡　朝廷遣太監黃某
護喪還京師時太監劉瑾用事閹人怙勢掠賄侮人
至衡見先生首以禍言恐動繼即大需供億尤以玩

事視先生時時戒曰王樞某日行舟及楫師擾夫諸所供給其宿具且無煩民否則罪不貸先生唯唯至期舟備篙師良挽夫健且溢其數人各負米鹽槁魚備需於湘潭吏人唱名執役無煩呼促黄巽之以問役人對曰府官閣貴人來業已先三月儲之矣黄某曰咄咄好官幹事愛民乃若此耶遂戒命僕從毋需索有司黄至京覲劉瑾問以所過地方事黄首以先生治衡善政對時瑾用人多以賄還臺諫以爲言旣聞黄道先生善乃屬意用先生以塞群議遂擢太僕寺少卿先生去衡衡人德之樹棹楔表遺愛云明年

戊辰陞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先生力以驟遷辭不
報無何陞戶部左侍郎又陞尚書先生辭益力疏
曰臣由知府轉少卿已爲殊遷由少卿數月而陞卿
由卿而累遷尚書祖宗任官確有定式今若此是使
成憲由臣而毀　陛下縱眷臣其如祖宗之法何臣
死不敢就疏屢上不允乃赴部視事尋以侍經筵
賜楮鏹千貫尋又賜玉帶幷御製諸詩十六幅貞觀
政要六部爲尚書甫二年乃誥贈祖及父皆爲資政
大夫戶部尚書祖母任母李及配王皆二品夫人張
封二品夫人蓋殊恩也瑾方擢先生時意先生必德

已所爲必附巳及先生素飾自守不形言謝意稍解
之然以先生人望所屬必欲引以自飾先生乃益疏
略自晦每朝退署部畢即閉門縱飲酣臥不醒瑾欲
延問事情率醉不能起他日瑾勝氣詰之先生曰氣
弱非酒不能支且嗜睡不睡則病由是益疎遠矣瑾
性好紛更先生於部事遵舊不易瑾殊不說嘗力論
時宜變更先生曰祖宗立法盡美盡善行之萬世無
弊亦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而已瑾又怒一御史欲
加狀害先生適過瑾問其故瑾云云先生曰以足下
所云將以懲不法也今某所爲誠守法將以懲不法

顧先罪守法者吾恐眩人耳目矣瑾爲改容謝之其頗以不夾其弛陰爲止畜釋助若此者衆先生不以語人故人亦莫從知也是時瑾急斷自封巧宦者多重賂通致先生從容語瑾曰飲食以養生過食則傷生貨財亦然是故貨也者禍也古人戒積藏其貝禍也瑾積憤先生不附己欲改南京禮部又欲援國初例出爲布政使尋事敗不果瑾敗先生乃上疏自劾曰臣與劉瑾實同鄉里誤被引用驟遷顯官今瑾事敗臣罪當誅戮　皇帝雅知先生廉靜方直不爲瑾用特准致仕乃庚午八月先生西歸既歸里無華屋

野無賸田橐無羨金緼袍敝屨泊然一布衣也居約二十餘年耕讀自樂與人接訥訥然惟恐有傷而中操介削屹不可移雖不謝絕公府然卒無所干預故人益敬重之晚年恬放自適多從鄉人飲飲輒盡量醉為歌詩皆發性情有淵明之遺意焉卒之日雷風晦冥聞者慟悼嗚呼若先生者可謂始終全德生榮死哀者已於是巡撫都御史王公巡按御史毛君列疏上請其略曰故戶部尚書劉璣賦性純樸與物無競歷官中外多效勤勞家居二十餘年仕進全不萌慮敝廬破屋不蔽風雨惡衣糲食僅免飢寒四方慕

其清修卿邦稱其恂謹進退有益生氣無憾　詔下禮部覆議相同遂得如例遣官諭祭二壇有司營葬許宗魯曰魯與近山先生居比隣事先生如諸父有獨知之者一二事魯爲諸生時過先生所見座上一儒生携畫工圖先生像貌問其故曰曲沃舊祠肖公盛壯年像今公老矣曲沃人思見公不可得願圖歸以慰之頃年魯提學湖廣巡視及衡衡人知魯爲先生鄉後學者耆老數十輩相率詣學臺問先生起居他日造學聽諸生講誦諸生爲魯言往年督學僉事静齋陳公視學諸生進講太極圖意義微妙陳公詰之

褒學升請太守講太極圖

諸生具以受說於先生對陳公驚曰此學不講久矣太守能然乃請先生坐堂上講太極圖先生升座畢講殫述精微陳公率諸生拜曰是吾師也予是湘潭以南學者多從先生受理學云曾巡衡時向所樹道愛碑換爲近守建譙樓撤去衡人思先生德惠布狀請復曾爲施行未三月遂以完報比再至衡則見其煥然新美越於舊制矣嗟乎今之仕宦固有駕車而掃迹者矣何仁人之思獨永久邪曩曾游京師假館興隆寺守寺門者陳老故先生隸也嘗遡曾言先生爲戶部尚未製緋袍冬月朝會公卿皆緋紵袍先生

獨絳紗袍同列餽以緋紵先生義不受直至郊賜始製服日至部視事過午堂食止市餅四枚茶一盂耳時劉瑾行賄天下諸司當朝覲入京多賚重貨以賄當路皆見其數帖獨無先生姓銜一日有人扣門餽玉珮帶適陳老當門怪問其始無是事何由至也餽者大驚踧踖趨去曰我以爲吏部劉宅是戶部劉宅邪又言當時諸公卿過瑾所率庭參先生過瑾特入內不庭參以禮自持不少屈瑾恐其持禮損已威重故特爲內覷不知者謂爲厚昵誤矣誤矣是時先生去位十餘年故隸能道其節義如此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少保謚

榮僖孫公交傳　　顧璘

公卿國之幹人士之表也德操風誼之所漸治國運世道因之盛衰不可以微細觀也璘仕弘治初猶及接見　孝憲二朝諸先進至于今有遺慕焉戶部尚書九峰孫公其一也公名交初名蛟鄉試舉入太學丘文莊時為祭酒大見器重為更今名字志同其先本廬之合肥人五世祖銘力　高帝兵起兄弟六人從於采石旋以功授湖廣安陸衛正千戶弟淮達皆百戶天下既定銘卒子虎及炳入見　高帝撫之曰

吾部曲兒也虎讓官炳調陝西西安右護衛自居安陸故今子孫爲承天人虎生毅毅生盛盛生忠忠生公後公貴贈祖考皆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公舉成化辛丑進士初任南京兵部車駕主事器識已緒見尚書王端毅公轉吏部郎薦陞稽勲員外郎尋調文選樂與謀議甚合陞驗封郎中乞歸省遂丁父母憂起復補稽勲郎中調文選前後居吏部十四年留意善類多所援引飭躬勵行人莫敢干弘治辛酉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　上遣經略黃花鎮諸邊隘賜金綺以行公親歷險要指畫方略增墻塹廣樹藝

俘虜騎不得馳突請罷邊衛柴炭折銀以蘇軍困銓
衛學教授以訓武官子弟併條陳邊務數事皆見嘉
納正德丙寅擢光祿寺卿時權倖橫濫公撙節縮得
免大譴戊辰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時內外倉紛
置宦豎漕卒大困公上疏極論得裁其半已巳改吏
部右侍郎逆瑾驟用陜人張綵爲尚書吏張蹤妄人
無敢言公累引王端毅故事爲諷綵銜之調公南京
吏部瑾等敗誅進南京吏部尚書辛未召爲戶部尚
書賜玉帶麟服及中禁書會錢寧等復幸與諸侫倖
姦請鹽引蠹撓邊計公拒止極爲憂勤時燕齊河洛

及三蜀之間大盜並起召諸邊勁兵入討剿量供饋遠近無乏初　上用言者議改故妖僧繼曉永昌寺基為太平倉命公董治已而改賜倖臣朱德公上疏言積貯天下大命是地毀民居數百家費官銀十餘萬已傳聞四方昔田蚡外戚請考工隙地益宅漢武尚怒不許德何人可輕畀此遂已雲南銀坑領于鎮守太監毒民御史請屬有司公言滇南夷方大利所興恐後遺患封之便諸沮抑權貴類此者衆諸豪因誣　上令公與禮部尚書傅公珪皆致仕朝著駭愕給事中李陽春御史原軒等與南臺諫並疏謂二臣

人望不宜聽其去不報居無何　今上繼統召爲戶部尚書固辭不允乃起慨然以天下自任首論京通倉增置內臣太冗蠹糉漕卒且以閹豎預邦計非祖宗制乞一切剗革責成戶部　上裁其半着令勿增次論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管牧不宜臨筦輸納芻豆宜令戶部通知馬數杜其侵耗上林苑監本以牧牲植蔬今內臣奪其地役其人百姓重困乞革去內臣歸地于民皆從之又請革廣東採珠內臣論安陸皇莊租課宜付有司不報大禮既定希合之徒上言請遷　獻皇帝陵公極論山陵事重我　太祖

初欲遷　仁祖於鍾山慮泄霧氣而止具載皇陵碑今宜斷自宸衷凡紛更私議悉勿聽竟寢公前後居戶部時值國用告急多方節裕尤慎于鹽法至若權宜輸粟唯生員入監一途執不肯分壬午以三載考績　上遣中使賜羊酒癸未疾遣醫視療命中使賜珍膳既愈上疏乞休有曰臣恐不獲生還復如毛澄矣時禮部尚書毛公澄乞骸道卒　上聞惻然允其請手詔加太子太保令子編修元侍歸並給傳有司時加存問月給食米歲給夫隸復賜寶鏹為道里費公謝辭不允戊子恩詔晉光祿大夫柱國壬辰壽八十終

戶部尚書石公玠傳

石玠藁城人父玉登天順甲申進士擢監察御史玉山西按察使性耿介端方尤嚴義方之訓故玠與弟瑤奉教惟勤同登成化丁未進士瑤改庶吉士玠授汜水縣知縣有惠政召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嘗奉勑覈大同邊儲按甘肅復按陝西邊務興革悉中機宜監臨鄉試時號得人乙丑推綜三法司事左都御史浮梁戴珊素知玠事無巨細悉委之正德丙寅陞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政教人以修德行務經學爲本歷本司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尋轉左至是去父玉

按察公舊治僅二十年而吏民安其政如按察公時人以爲世美常作瞻栢堂以志感辛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玠久歷邊陲習諳戎務凡將領而下量才任使皆得其宜間有違法者裁以大體不爲深文小苛故人爭盡力邊境用寧未幾入爲兵部右侍郎遼東諸夷不靖命以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往諭之玠宣布威德即相率歸服乙亥陞戸部尚書留心國計酌盈濟虛時　武宗數北巡日有調集軍費不貲玠經營籌畫未嘗告匱會錢寧竊權阻壞鹽法累執奏與之忤被譴奪俸因疏乞骸賜勑乘傳還

解歸杜門却掃意緒澹然喜讀國語左傳尤好淵明樂天詩所著有東滹漫稿藏于家

玠由右都御史轉戶部尚書特守甚嚴苞苴絕跡會上在宣府需銀百萬兩玠言國賦匱竭不從乃以其半應命時權寵紛紛競干鹽課玠一切弗許衆咸怨之　上欲再幸羣臣切諫悉杖之於　朝玠上疏論救諸怨者因而構毀乃令自陳遂乞休

榮祿大夫戶部尚書紫栄楊公潭墓志　張文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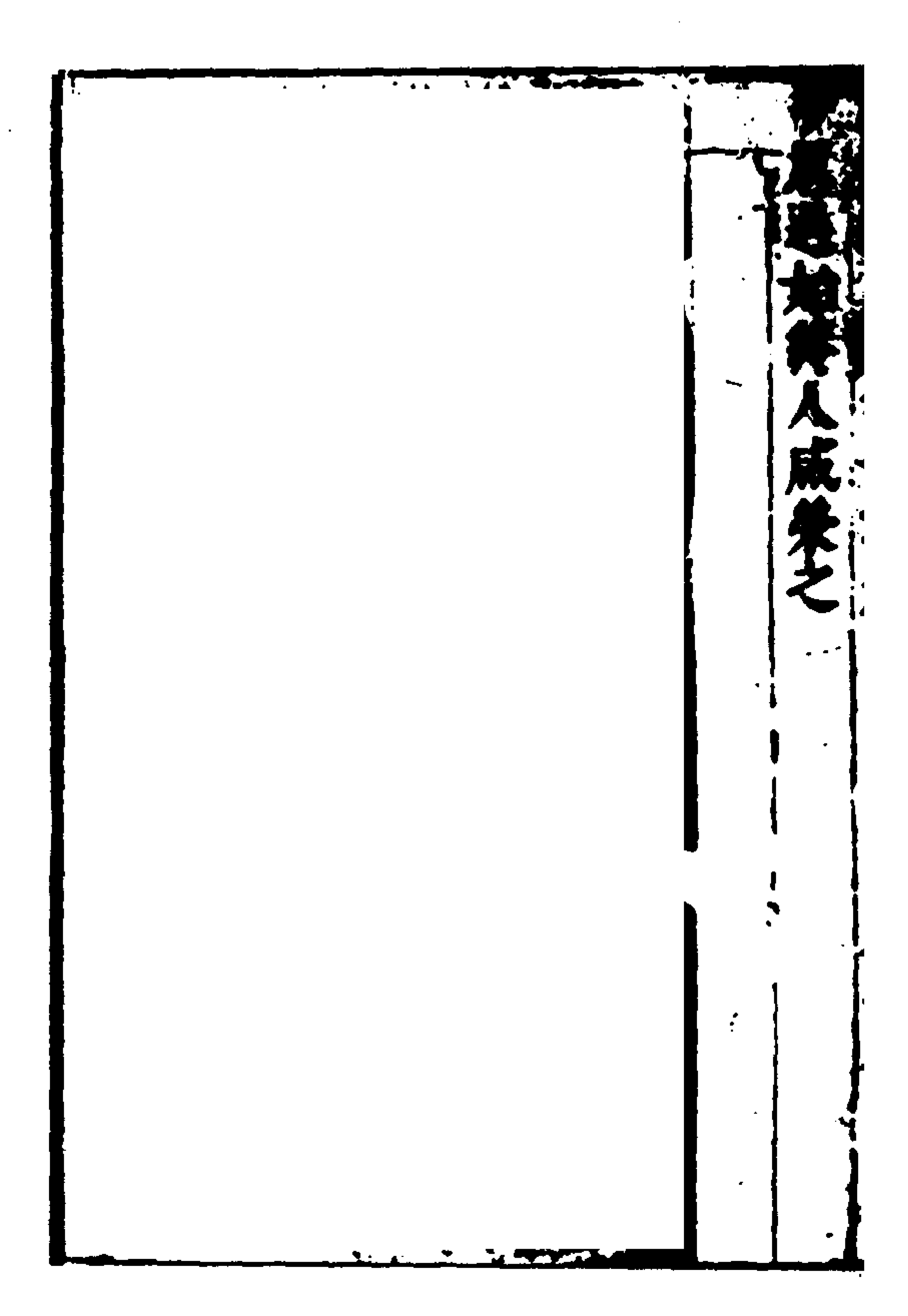
公諱潭字宗淵別號紫栄姓楊氏保定新城人也六世祖懐忠元延佑中進士官至開封尹生晉卿生士文士文生雲岡初以孝義聞雲生玉功授錦衣衛百戶玉生能寔惟公考祖若考俱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崔氏宋氏俱夫人公始生母夢火光入室資政公異之曰是文明之象也公後果穎敏書史日記千言成化丙午魁順天鄉闈丁未登進士第觀吏部政冢宰三原王公嘉其老練初授刑部主

事審免簡孚獄無冤滯嘗冬月提牢憫囹圄之苦令
備食以時無給椒飲衆因德之弘治癸丑丁外艱乙
卯服闋擢光祿寺丞光祿典大庖供億繁夥公出納
詳明百務胥飭中官韋寀等七十人領廩先奉 旨
住支復營傳 懿旨覬再得公疏爭之事下禮部議
竟得請其它省浮費寬民力祛宿弊良法率稱是庚
申陞本寺少卿闔署益彰着癸亥再考授奉政大夫
正德改元將命祭告海岳河上民瘼四事切當時務
未幾轉南京大理寺丞始至仰視篆適魏國公僕犯
謀殺人罪有欲高下其手者公鞫得實竟寘于法丁

卯改北大理轉左丞進少卿於時逆瑾掌內廠專事
羅織其叅送諸獄每乖正法公堅執不少阿虞寧伯
義男為其叔毆死瑾坐抵命公曰縱使親姪孫法且
不死矧義男孫乎不從瑾銜之乃摭他事罰出穀
五百石然輿論惟公是直也己巳陞光祿卿公修厰
初政而剔蠹益力辛未陞戶部右侍郎總理倉場
命初下會征討流賊改公隨軍督餉公請發帑銀分
路糴復取存留者從權協濟儲蓄盈羨公以兼憲職
乃劾奏山東巡撫張鳳酗酒怠政捕盜都憲甯杲及
指揮江彬貪功妄殺併論諸將老師玩寇疏入 上

嘉之鳳尘落職餘尋治有差仍降　旨切責董師者一時風裁凛然蓋自是諸師始協謀戮力而賊平矣捷奏晉公俸一階廕子入監賜宴于禮曹兼有金幣銀牌之賜癸酉轉左侍郎甲戌考績再承廕如例丙子春　勅修理京東運河橋道甫落成復拜命督餉于宣大時虜壓境兵馬大集公區畫有方遠邇城堡胥各充備事竣還　上賜麒袍及金幣復廕子如初戊寅陞本部尚書總理倉場公具疏辭　上以温旨慰留先是督倉中貴率憑籍專恨公接遇以禮而事不與議且歸併剩糧革久濫官攢以杜煩擾平收斛

面以絕通衢人咸服公剛正巳卯改蒞部事尋賜蟒服玉帶以榮之適寧藩遘變 上親征百官景從供應急于星火加以恩倖之賞賚無紀客兵之支費益増公斟量計處日不暇給隨取具足中外倚之庚辰考績 上遣中使賜羊酒楮幣授資政大夫 上賜二代及元配高氏封繼配王氏如制是歲冬 駕自南旋駐蹕通州時江彬擅權矯詔召公欲報復加害公錙粟瓶餘無隙可乘竟弗遂辛巳夏公倦勤懇乞骸再上始得旨戊子以尊號覃恩詔進榮祿大夫甲午公卒訃聞 上命禮官諭祭者二命工部營葬



[illegible]人賦集之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侯公觀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觀字士賓姓侯氏其先山東諸城人永樂初曾祖諱文質以關右徙實畿內遂占籍雄縣祖諱林王府庫大使俱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曾祖妣柳祖妣王俱贈夫人父諱瓚南京工部尚書推階榮祿大夫母王氏贈夫人公以成化十三年舉鄉薦明年第進士試政戶部又明年授河南登封令勤恤民隱蒔剔宿弊邑有豪猾武斷鄉曲父子濟惡人以虎目之公廉得其情置之法積害頓除十八年大旱繼以

瘟疫公禱于中嶽廟以身贖移時雷電交作大雨如注病者以起歲亦大熟二十年復旱流離飢莩枕藉道塗公發倉賑貸老疾不能支者為粥食之賴以不死者甚衆部使者交薦之以治行異等徵時榮祿公為兵部侍郎例不得任御史乃授戶部主事弘治二年淮徐大水奉命往問百姓疾苦奏免其租稅有差丁母憂服闋復除舊官九年陞員外郎進郎中十四年行河督漕運令嚴而信領運者皆如期而至尚書周文端公器之雲南司缺郎中薦公自江西司調補其處簽雲南司屬京府事倍他司故也部中章奏多

以委之十八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既之任念遂乞
公年老留京師疏乞終養榮祿公樂之北平京畿盜
甚正德五年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尋晉本寺
卿七年陞戶部右侍郎總督京通倉場明年理部事
又明年虜入宣府大同二邊十一年盜起畿內皆
命公兼左僉都御史理軍餉有白金文綺之賜轉左
侍郎　武宗北巡應州之役復兼憲職隨軍給餉班
師　賜飛魚衣一襲襚一子世官十四年陞尚書仍
總倉場疏請栽冗食停工役以實京儲下廷臣集議
成是公言謂宜即令臺諫查革不報　今上御極乞

休致仕溫旨留之四上乃得請令有司給歲月三石輿隸歲四人公感泣詡其子孫曰　主上之恩厚矣吾無以爲報汝曹勉之旣退杜門謝客終日端坐閱書史間親友至則飲酒數行與與如也久之歸雄縣得疾不起將嘉靖壬午九月十七日也訃聞　上悼之贈太子少保命禮部諭祭者再工部治塋域我朝人才之盛遠出前代百五十餘年來父子官尚書者幾七家公其一也亦可謂世家也已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鄭公宗仁墓誌銘

楊廷和

公諱宗仁字衎凡姓鄭氏其先河南祥符人曾祖旺從伯丘遷家焉祖銲父綱俱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戶部尚書祖母陳母宋俱夫人公生而慧悟老長竒之年十一補縣學生時有蛇從地躍起盤旋人惟之公至輒蟄戢曰是豈凡子哉成化十六年舉順天府鄉試魁二十三年第進士擢戶科給事中弘治二年奉勑覈薊州邊儲稽姦剔蠹人咸畏焉巡視光祿寺陳節供應事任使貢還儲汰冗食四事五年天下

郡縣以災告者百九十餘處公疏請賑䘏明年災倍
於前復疏言之有建議者以國用不足欲令齊民得
入粟受千百戶仍帶俸公曰名器濫至是邪此令一
下軍士將解體況一時所得不足償帶俸之費抗疏
言之復上崇聖學嚴考察理寃滯三事多見采納晉
尚寶司丞十七年轉南京太僕寺少卿陳馬政四事
深切時弊正德四年改太常寺少卿明年晉南京太
僕卿尋改北奏增庫官一員典錢穀六年改光祿卿
時權奸用事費出無經公援弘治初元供應例月省
百金　先帝偶幸光祿涼樓公承　命進芽茶等物

僚屬少之且虞得罪公曰有罪在我或傳丁且去笑爲節儉管家云七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始至訟者二千餘人公令各以情言不者皋而遣之遠邇肅然出路引若干下之郡邑每引令入粟四斗得至千萬餘石　宗藩歆歲祿公奏以粟募人取鹽於河東運司正額外得鹽二十萬引與商易芻粟以給邊令民以歲租折銀以給宗藩人以爲便孟縣礦賊千餘人流刦村堡公檄鴈門寧武兵合民兵捕之斬首二百級擒其首惡餘黨悉降有欲以捷聞者公却之各關缺馬公市千三百

餘匹復請太僕寺馬三千分給軍士仍時廩犒禁侵
牟於是軍士欣躍復伍者二千餘人偏頭關西北二
百里許曰草垛山有甘泉甚美虜恒恃以掠我邊警
公令築之寧武城北山險虜每據之瞰我堅脆公益
以雉堞又于沿邊坎地爲窖增於舊者十五虜知我
有備邊患稍息居一年民隱吏治利害有當興革者
輒疏言之其更將領裁冗官建學校諸疏俱　報可
九年召爲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明年監通州水兌
陳六事十二年宣大二鎭奏虜且近邊　命兼左僉
都御史往督軍餉未幾　先帝幸宣府又幸大同公

從十五騎先驅會討芻粟三晝夜冒險行六百餘里
抵懷仁是夜凡五嘔血且血淋下部公弗覺也以應
州之捷　賜蟒衣三襲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公
辭且乞休不允十六年卒　懿旨迎　今上于新鄉
邑從至眞定脩之年酒至艮鄉饋之盤飧　登極後
降　手勑進一品俸　賜彩幣二表裏白金三十兩
及人口以秩滿九載加俸二級尋進尚書仍總督倉
塲嘉靖元年三月　上祀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公
分獻東廡漕司故有折耗銀四十七萬餘兩以給㪍
剝之資多爲典守者所侵公置綱司簿稽之以十一

月二十四日卒得年七十有二訃聞 命禮部諭祭

者再工部管葬域

戶部尚書李瓚傳　　實錄

戶部尚書李瓚山東濮州人登弘治丙辰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擢通政司叅議以忤逆瑾謫江西饒州通判有平盜功瑾誅復故歷大理少卿僉都御史巡撫順天保定遷通政使掌鴻臚寺會朝議欲城白羊口以瓚爲副都御史經略邊關建鎮邊長峪二城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會𡚁盜起命瓚率兵剿平之改戶部侍郎總督倉場進本部尚書秩滿引年致仕嘉靖十一年正月卒其子侍郎廷相以訃聞　詔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鄒公文盛神道碑　　張璧

吾荊江之上有耆碩曰鄒諱文盛字時鳴以戶部尚書致仕歲八年卒于家　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賜之誥命　勅有司營兆域乃贈太子少保謚莊簡曾祖諱仕旻祖諱濱考諱康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胡氏妣易氏俱贈夫人從公貴也公少俊爽有大志稍長學尚書爲諸生文名嶄起成化丙午薦于鄉弘治癸丑舉進士被簡爲吏科給事中帥偏偏有直氣己未奉　命服兩廣邊儲以疾去服闋陞刑

科右給事中歷兵科左給事中戸科都給事中所疏
如崇儉約省課稅裁撫治及飭邊廣儲請設憲臣督
捕盜處畨舶以通貨財鑿鑿切治體遼東守臣不戢
奉命往勘公據法按其罪又覈兩廣邊儲發其奸弊
嶺表肅然時土官岑濬謀叛公謂叛起于激而成於
掌乃亟上處分狀竟阻閣未行諸謂公資望當得京
堂官以忤權貴乃出守保定公惟然就道至郡即問
姦暴恤惸嫠有豪家爭一地上官數案不能直公直
之竟歸于民時逆瑾煽虐僉吾爪牙之士往來境上
如虎而冠公一不為禮或勸公盡鋑方以避禍公曰

吾知守吾貞脫不免命也瑾誅敗趨附者多罷官左
秩人方服公之見云辛未陞左參政忤倘山東會劇
盜破州縣殺長吏我軍需倘其急公調發飛輓未嘗
匱乏癸酉陞福建布政甲戌轉雲南左轄其守臣與
緣方貢索取無厭公抗不從守臣銜之乃摭細事
中傷公公持益力竟亦無他乙亥貴州諸酋不廷先
是巡撫以玩寇落職　武皇帝命吏部就近推補公
時在雲南遂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公至精兵儲
糧不遺餘力時諸酋恃險來抗我兵乃徵川湖土
兵征勦公下令曰是役惟爾衆命相畢敖惟命不迪

者有常刑令既下乃分兵進剿大破之斬首無算獄
轉底定且嚴戢將士脅從罔治諸夷翕然歸之凱奏
武皇帝嘉悅賜勞璽書陞俸賚子公悉辭免庚辰
改南京都察院佐理院事辛巳　今上入承大統擢
公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國有大計多所贊襄甲申陞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振揚風紀吏民股栗未幾陞
南京戶部尚書會歲輸歲饑廩藏空虛公憂之乃移
文督催諸道繇屬截道士飽而廩漸充又奏蠲羨餘
後水兌多見施行軍民德之丁亥滿考乃疏乞休
詔弗許特旨轉戶部仍再上疏未允乃北上考績有

寶鏹年酒之賜自是入侍經筵陪祀分獻　上常賜幣及御書皆渥恩也公益感激圖報凡四方水旱悉請于朝蠲租賑災恐後諸馬房欺隱冒破糧料公請官清查奸慝罔伏其議處鹽錢二法切中時宜至今稱便戊子秋引年乞骸骨者再　上命御醫診問遣中官備物臨問將歸恩堅不可回請益力乃得　旨令乘傳歸役夫月米倍常格仍賜勅襃獎并寶鏹爲道里費中外士類聞公勇退及　上渥恩無不人人歎慕謂　今皇帝踐祚以來大臣之歸全終始于公僅見公亦自以獲諧所願訢訢然樂而歸也歸且委

倘林谿斷迹城府里中故有社公與梅莊方伯諸公逓約為會賦詩飲酒相娛樂為文典則莊重有黙菴集奏議若干卷藏于家公體貌端凝玉立山峙歷官三十年恭謹廉飭據法守正在公無懈志在家無惰容君子謂公有古道云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梁公材謚端

肅傳　　　　　　京學志

公名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幼岐嶷儼如成人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天下之志弘治己未登進士授德清令尅苦而勤敏一日勘事他邑重囚越獄去公還禱於城隍未幾就禽公問之曰汝既逝何復爲我禽賊曰有一緋衣人尾之欲脫不能耳人咸以爲異正德二年晉刑部廣東司主事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無逝情大司寇洪公鍾每令諸司錄其獄案以爲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

出公手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

李公與楊公廷和各製一篇不愜意乃會司寇何公

鑑中丞楊公綸令其屬偏爲之李公見公作喜曰此

以古詞兼律筆足示後矣遂錄付史館六年出知嘉

興未幾調杭州杭以繁劇名公至愈以清約自勵入

覲其一書二帕贄京貴槖中無一長物而公之廉幹

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叅政尋晉按察使會宸濠變起

濠去浙邇倚鎮守中人畢真爲内應人心洶洶御史

張縉謀於公曰事急矣將若之何公即就案草檄調

兵方略布置一一悉具又自往說真令撤兵衛自是

姦謀内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爲雲南按察使先是有土酋相讐殺者六載未定御史曰須公爲之公即召至諭以王法當殊死今姑貸汝如例罰牛羊若干以贖土酋頓顙輸服御史難其太輕公言治夷法如是足矣不爾是激之變也後詗知夷果寢調兵聞無他乃止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入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即果蔬弗受也公兩與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

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年改戸部兼右僉都御史
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
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尚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
任　駕謁山陵公受　勅偕宣城伯衛公錞居守如
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解職明年廷臣上議言司徒
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
終始不渝且綜理既閑出納有執實淸朝人才之望
及今未衰尚堪任使乞蚤召用以盡其材　上命之
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數令親信察市價低
卬攬戸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

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粱大用其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其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黷黷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　上念吏治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　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　上喜曰得尚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類尚圓遡波蕩漫淫莫知稅駕公卿或附上取寵而公獨屹

然自守隄障末流反刓以樸卓然有古大臣風然竟
以此忤於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尊擅損兵冒餉公疏
劾之　上下其章所司讐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
十事草成未上為僚友泄其語反為所中遂落職歸
歸兩月而卒嘉靖中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
癘疫所在告災公深用為憂其經畫大端天下所藉
以安危者具載公奏議中文多不錄公於國計殫竭
心力而必不稍以加賦於民雖以此觸龍鱗躡虎尾
而公所澤於世者遠全於身者大矣在職力主節財
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　世廟以禱祠故於額外

有所需公執曰終不以無益虧國計　世廟心弗善
也頃之公去且死卒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　世廟
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至是其見思如此居恒約敕
僚屬壹意奉公曰吾輩業委身朝廷終不復知有他
矣自起家縣令至司徒處公廨者什九私居者什一
終日高拱堂皇內外肅然在廣東一日右布政林富
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
踉蹡而出詈不已公頫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
自是人益敬憚之爲司徒語其屬曰若輩與人一接
杯酒歡有干謁能竣却之乎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

閑出入坐傍置四書律例暇即諷詠之以爲常以故夤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以治公循潔正直出於天性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服用淅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已爲尚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云今天眼開召回梁公矣此與司馬公入朝何異西長安有屋一區予嫌其陋公至即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予甚媿不及也卒之日家無餘貲子孫至不能之京靳卹典隆慶初奉遺詔補給祭葬贈太子太保謚端肅子祭四壇哀榮之典爲始備云

維風編

梁司徒公材平生清苦自持嚴於操檢爲杭州守郡故以繁富稱於天下公練衣粗食屏斥華好泊如也會入覲止有一書二帕以贄京貴橐中無一長物知者詫之歷轉浙江按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何越同里人也公以前輩不爲過禮何疑其易已積不能平乃誣公十惡奏之銓曹察其非實量移雲南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果當即譴亦無恨否則自有公論在矣綜藩篆時凡入綵金輒令納戶自稱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凡往來傳

貢諸所饋遺即果疏弗受也既爲戶部尚書奮絲請寄一切謝絕數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撥戶不得乾沒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時相張永嘉新進能倖常以意氣折辱公卿一日於朝會偶帶語曰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已輸丹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已輸張意初輕之謂其中黯黯弗了也即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曰渠固若是辦耶心欽焉公終日約勁所屬坐部治事不得私有出入即郊廟大祀與歲節朝賀不廢退食之室于几榻恒置四書律例有間即諷誦之以爲常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

不可向人說況恃以驕人乎公平生爲陶然質不欲人知曰恐來物議也公又嘗曰昔顏子犯而不校某敢當之云即遇同里何御史事公言不虛也可以爲難矣

廣東通志

梁材字大用順天大城人係南京金吾尺籍弘治己未進士志尚節嗇能甘淡泊歷仕考語皆以儉舉因自號儉菴云嘉靖四年來爲左布政使靖獄市嚴門禁凡同僚及首領皆置門牌書其僕隸令候飲食輸通每市物必書其數粘牌上會而後召市人人付值

面領價銀月以爲常雖不苛細然胥隸於[illegible]皆熟記憶闒出財物無不知者一日右布政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褫衣小帽出而踉蹡詈罵不已材端坐自如頫視簿書富慙而退自是官吏益敬憚之帑藏出納贏餘一介不取吏宅聯坒至成巷陌巡覈闌雜皆屏且責內外肅然旦夕皆飯于堂上侑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紳皆餞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嗇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裏服布素澣補惟兩袖鮮潔雖廣袤月連

陞戸部尚書愼制　國用得罪罷歸卒

戶部尚書蒲汀李公廷相傳　　李開先

國初抵今山東登進士及第者總七人韓克忠馬愉以狀元王恕闕盛以第二名張天瑞王劬李廷相以第三名獨李官至八座情者猶以為未登三台以其所施未盡所養也公自號蒲汀友字之曰夢弼父命其名曰廷相姓李氏乃文定公之裔世為山東濮州人高祖義洪武中以人材被徵將授官力辭之因充錦衣校尉遂寓京師曾祖俊祖賢俱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父瓚當取中進士第三名因讓許元陳瀾移置二甲而公乃補之亦天道也父歷任戶部尚書未

尚書之前家人夢有報者戶部正堂爺做後小相公
當繼之後果如夢非偶也母一品夫人趙氏以成化
辛丑五月二十二日生公穎異秀拔其天性也該博
貫通則其學力爾初遊順天府庠歲試屢冠多士年
二十一舉弘治辛酉鄉試第六次年授翰林院編修
簡入內書堂教書正德初逆豎劉瑾盜弄威權嫉
名士在翰林者多調六部公爲兵部武選主事陞武
庫員外職方郎中時邊務方殷警報踵至題覆章疏
月無虛日公從容酬應悉中機宜瑾嘗先示風旨欲
用一將官公以輿論所沮持之甚力瑾怒將中以危

決將不之顧僨其小過亦無可乘旁觀者爲之寒心幸而保全三年給由大冢宰楊邃菴考上上以任重致遠理則仍復原職陞右春坊右中允兼修撰積六年始陞侍講學士今有不數年即爲講讀者公嘗言久任乃官人之法吾在史館十八年始得殷書近來寖失古意矣公肄文墨是司目惟講求世務刑名錢穀皆所不遺五典文衡其得士最盛乙丑辛未甲戌同考會試而丙子庚辰則主考鄉會兩試也嘉靖乙酉陞南京吏部右侍郎戊子引疾辛卯詔起之壬辰值父母連喪服闋改兵部右侍郎知武舉未幾陞本

部左改禮部亦左充經筵日講官丁酉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兼提督西苑農事人止知公以老侍從長于文學而不知尤長于政理倉務百凡有條而一無所失吏胥之官賑之奏舉階運倉場利弊八事多見之行戊戌以廷推尋總部事兼翰林院學士經營幽計籌運邊儲殫心畢力守法奉公摧貴請託拒不得已又加太子賓客乃以微疾乞休皇諫交薦奉　旨起用將處以南禮部　聖心眷注以為祠部是外之也將大用之而公不待矣訃聞　上側念顯功旁采群議特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其為講官方將進講也

武宗乃退而避于西苑次日五鼓始御經筵衆以其
久倦力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致詳明
上俯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内閣辦事都督朱寧
朱安等各有賞賚及門公以謝書乃職分之事雖頗
稱旨并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致言而
取相位耶辭之甚懇未允不得已從權倖左右貂璫
之力始得俞旨乃後門人如張羅峰翟石門嚴介溪
而夏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爲内閣大臣而公
竟不與焉所親有尤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
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此豈士君

于持身之道公之確守緩待爲是也

戶部尚書王公杲

王杲字景初汶上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臨汾知縣威信大行治行爲山西第一徵補江西道監察御史巡視陝西茶馬會歲大侵 詔遣二中貴人分守蘭靖杲即上言窮邊饑歲民方救死不贍若額外設官勢必增派民將重困乞取回內廷供掃除職庶合祖宗官制總兵趙文貪墨恇怯盜糧敗衂私結倖璫彬爲內援累疏論劾皆寢不治杲因列文所犯皆有狀彬附下罔上害治匪細乞併論如法以章國典文竟罷鎮奉 命巡按蘇松江南大饑多方賑貸民

績以全人掌河南道協贊考察公行法黜無所承望見所建白皆關治體而不擬拾短長以事持擊癸巳陞太僕寺少卿乙未轉大理寺右少卿丙申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巳亥歷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河南大饑　奏發帑銀即民所聚量口給食全活不可勝計辛丑陞右都御史督漕于淮緣河苦哭民多輕徙為滌煩苛與休沐而賑貸之入為戶部尚書夙夜審畫乃折兌米闕事例括積羨責宿逋理屯鹽取贓贖忍心畢議率緊可行不加賦而事辦丁未再考加太子少保會行　詔買能從齊久而未獲

忠者因以中之逮下詔獄論戍雷州卒於貶所隆慶

丁卯都給事中辛自脩等文章白其冤狀　諭祭賜

墳造官治葬贈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克齋王公暉傳

許彥忠

公諱暉字克明別號克齋其先太原人自南渡來家何容高祖象吉曾祖庸世有隱德弗仕祖父升父權晉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大母湯氏母張氏俱贈夫人公稟異質狀貌魁梧舞象時來不類恒兒贈公教之誦詩七歲授孝經小學即欣欣勤引古人自期稍長讀書朗然貫通第其家素貧贈公拮据朝夕弗贍嘗嘆曰安得吾兒有代勞者公聞之蹙然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乃釋青史代贈公經營什一暇則手一編不置時或臨水顧其影嘆曰天生

于而使之久居人下耶見者以此覘其遠到邑有豎吏役賄公倒富解業材于京師公請代行比至會校士南宮同即一孝廉試出錄其文示公公笑曰吾力能辨此榜開孝廉得雋公復笑曰進士非異人任遂議於都門曰不會試不入此門其勵志如此歸乃獨居一樓下惟發憤謝絕一切除夫人朝夕饋食置樓外即返公徐自取食不親授也每讀至午夜聲猶琅琅雞鳴復起誦如初就試有司輒冠多士督學龍山吳公最慎許可得公卷大器之已舉正德丙子鄉薦偕計至都門昔所題識宛然是年歷登進士第觀政

時以公事謁內閣斷公與之談時務因奇之曰此太
受業也遂授吉安府推官公治訓吏斷獄多
所平反以仁恕稱時寧藩叛逆陽明先生檄公統一
旅抗賊有愛公者曰太夫人在恐驚之盍辭公責之
曰吾輩食人食宜以賊遺君父邪賊人人效此逆將
誰討於是披堅執銳親冒矢石𢶡將士先當令一吏
督戰臨至期不見一騎公即以軍法斬其人衆皆駭
異陽明先生獨嘉公膽略曰士貴識時務如王君可
謂達權矣嗣是與參密謀兵攻南昌城破覇兵殺僇
太甚公亟禀陽明先生止之陽明先生令繫之獄皆

滿數日疾病大作公復禀於陽明先生陽明先生命
公釋之而來軍皆譁遂縛公詣軍門陽明先生時得
立見公至大怒曰此我意也刑其爲首者數人公始
得解公之所活不啻千萬人矣是時公運籌之力居
多以故陽明先生奏捷疏臚列公名行首從義師舉
赴國難協謀併力共收全功等語　武皇帝時正舉
告　廟飲至禮敘擒宸濠功公當與伍文定諸公應
行而張太夫人訃音至矣公居喪哀毀骨立與世疎
闊即燕中諸貴人絕不相聞問諸貴人咸側目公及
服闋論功僅僅加兩級補南京大理寺右寺副後擢

左公以明允佐其長民自以不寃貽譏大龍公隨揚
廷和等伏闕欲爭秋於廷犯而後超留不少挫其志
尋陞江西按察使司僉事分巡湖東公悉心撫字屹
然保障一方未嘗以苛細毛擧開諭倦倦曰民無知
易犯法吾輩當於死中求生辟陵有父子三人白晝
搶奪者邑令罰某偵以死擬公察其事法不至死議
從末減令斷斷作喉語曰此直指意公曰殺人以媚
人可乎及識審公力辨其寃直指是公議遂累疏薦
公才陝西商人以販錦至臨江忤權貴家值邏方捕
盜商過衆聚觀因幷逮焉不勝拷楚商乃誣服經十

餘年未決公曰焉有人後偉如此而爲盜者移文覈其年月并召居停者詳訊廉得實遂釋之仍給引護其行由是公名大震諸郡邑咸感德附威以青天頌矣載樹學政課藝文一以理爲主浮誕者必黜以故一時所得盡知名士尋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隨陞南京太常寺卿久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西故公舊遊地吏治民風公悉周知又得侍御韓峰沈公來按其地兩人同心肅慎以立綱振紀爲任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者甚衆以　東宮恩賜大父父如其官大母母俱淑

人麐子誠國子生公忿何容朱家巷載在　御製

孝陵碑遺趾尤存以朱為表識樵牧無禁上疏請建

陵護塚廣尊祖敬宗至意疏下所司會勘廷議遣南

京禮部侍郎崔銑同撫按題學御史共詣其地會有

尼其事者因寢不行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改戶部右

侍郎尋轉左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等處歲轉東南百萬之粟以實邊儲諸澈賓埽

除一清如貫海州之馬課裁揚州之二關帳於吏籍

人尤便之晉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

公領大司農董人為出歲有恆度一切漏卮毫無所

容有近廠以玉帶黃金賂公為請莊田計公峻却之往倉場驗收易雜泥沙公覺以瓦石至今永賴大都留心國計事無鉅細必求石當以故太倉陳陳相因厥功懋巳亾何僞銀事覺逮　主上震怒杖公於廷且削籍以歸事起部郎中余善職祭收兩淮解銀本及詳覈向書王杲御史艾朴皆得罪頃之以言者復波及公公論冤之公絕口不辯即日單騎歸里日惟圖于城南歲時伏臘與二三昆弟宗族時交詩觴酒杯衎衎自適或携杖東皋深耕織共野叟話桑麻者剩若名顧稱老農無意世事矣然關四方利害時致

闕失未嘗不拊几扼腕也識者方望公再起爲天下福而遽以疾逝惜哉公敭歷中外三十餘年皆循資而進非分義事不錯半趾剛腸嫉惡尤出天性論事必先別是非交友必先別君子小人有善樂道之如已出有過而斥之不少假其招謗取忌率由此立朝時相言暨當皆推重公而公持已有度有不可待而親昵者兩人亦不能有加于公也居恒篤于孝友視兄弟子爲已子婚娶教皆各爲之成就拳拳以忠厚廉介爲諭一言一動可垂世範性無他好獨嗜書因構樓貯之額曰藏書山房時時展卷伊吾老而靡倦

書法蒼勁得山谷筆意所爲傳記雄渾精嚴詩律早宗韋李中肆力少陵晚更喜陶孟曰取其真樸契我懷也奏議力追賈陸雅不欲以此顯名奏削焚草不傳僅克齋集二卷行于世余反覆公之生平無論平藩屏功著於社稷議禮係論凜于秋霜崇本一疏尤心豈鍋其偉烈忠謀可稱一代殊絕人物即標璘章清雅南兩乘節鉞位躋八座準可膏脯自潤而公卒之日家無餘貲北遊屋數楹僅蔽風雨子孫至不能供饘粥其清白之操寧不足以風百世哉公殁後稷呈御極　詔訪大僚大獄已故大臣當　恩卹者

學臣少曾周公疏公名與司范顧公璘等一體請邮

格而未行夫公與尚書王公杲同時受枉果巳昭雪

而尚未及公與日當有嘉公大節然周而上請者

大司農克齋王公傳

濬園集

句曲司農王公其古所稱大臣者歟大臣者無苟交無詭節見一善惡惟揚之恐後語保子孫黎民者必歸之如公是已金陵劉省吾都督以清節古道重一時公與同官孫章聞其與臺察議論侃侃不阿心壯之已同河漕見其力抗權豪矢死爲漕卒衛蓋稱之不容口云嗟乎此古人之風非近世所宜有也余生晚不獲親炙其人就所知者爲之傳志嚮往焉公諱暐字克明別號克齋其先太原人自宋南渡家句容高祖蒙吉曾祖庸世有隱德祖升父槐皆以公貴贈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大母湯氏母張氏俱贈
夫人公狀貌魁梧舞象時不類恒兒七歲授孝經小
學即勤引古人自期稍長讀書朗然貫徹第家赤貧
贈公爲朝夕慮嘆曰安得兒輩有代勞者乎公聞之
埭務獨念諸弟稚無可擔負者乃釋書冊代贈公督
什一以給服賈則手一編不置時時顧影嘆曰天生予
而使之久居人下耶邑有踐更役贈公例當解藥材
于京公請代行比至會校士南宮同邸一孝廉錄其
試文示公公笑曰吾力能辦此頃之榜出而孝廉得
雋矣公奮曰吾與日不以此起家者有如日輒自書

邸舍開其扃志如此歸獨居一樓謝絕一切陳夫人
饋食置樓之隙即返不親授也每至午夜誦聲烺烺
為詞則自發其蘊不蹈師指而每試輒冠督學蔡山
張公得公卷大器之已舉正德丙子御薦借計至都
門觀所題識宛然是年聯登進士第以事謁內閣斬
公與之揚扢世務甚畏服之曰此失受材也授吉安
府推官人或以筮仕難公乃精心平亭之吏以得上
下心時宸濠逆節大著陽明先生倡義討之檄公以
一旅助有愛公者曰得無為太夫人憂公讓之曰吾
敢以賊遺君父耶脫人人效此賊將誰誅於是親冒

矢石爲將卒先嘗令一吏督戰艦及期無一艘至以軍興法立斬以徇縣見者駴甚陽明先生大嘉公曰如王君可謂達權矣嗣是與參寄誅兵攻南昌城破賴兵殺僇過當公亟稟陽明先生止之先生令禁之獄數日疫癘作公復稟先生釋之一軍皆譁先生亟曰此我意也蓋一言而公之所活不啻千萬人矣先生念公運籌功奏捷疏臚列公名有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併力共收全功語　武宗皇帝將舉告　廟飲至禮叙功公當與伍文定埒而太夫人訃至卽首杖就途不及顧時嘲議方訕新建功自文定而下特

爲稽故以難之陽明實許不應公諭公除僅償加二級補大理寺左寺副大禮議起公爲楊公廷和等伏闕泣爭至觸　天怒杖於廷不爲悔尋陞江西按察僉事分巡湖東公精於法比時時以情衡三尺而行廬陵有父子三人盜剽人而奪之金者邑令周業置大辟公曰此爲饑所驅耳而闔門坐死可乎令曰此直指意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陝商以販錦至臨江忤貴家僮地方捕盜商隨衆往觀因并逮焉不勝榜掠遂誣服經十餘年未決公曰焉有偉丈夫如此而爲盜者移文覈其年月并召居停者一一訊得其

實釋之由是公名大噪於郡邑中奐擢學政課藝以
璽爲主浮誕者黜故一時所得多知名士尋陞南光
祿寺少卿改光祿寺少卿正品式裁侵漁多見采納
陞太僕寺少卿　上方有事山陵公能敘卒應辦事
集而下不擾　上甚嘉之會考績推恩制詞云剛方
之守強于自立通敏之才優于幹理蓋實錄也陞南
太常寺卿亡何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江
西故公務遵深脫民間疾苦與其吏敝又得侍御鮑
峰沈公來按其地兩人同心以立綱振紀爲任一時
貴馭而下有望風解印綬者以　東宫恩晉大父父

如公官大毋毋俱贈淑人嫁子誠國子生公八白宋
末家巷爲祖宗所自出叔　御製孝陵碑未經表識
樵牧莫禁上疏請建陵置守𢖍依孝祖敬宗王意延
議遣南禮侍崔銑同撫按提學御史請其地以時有
屯之者事竟寢陞南戶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尋
轉左奉　命攝其部兼篆會　廷議棸陽事宜公與兵
書毛公伯温悉心講求斟酌祖法務綏以可行不以
一時便宜傷　國計會有言官語役之公引咎乞歸
奉　旨勉留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
鳳陽等處至則夙敵盡補歲𣊯如期無後者其貴海

州之馬課莪揚州之二關人尤便之　太廟成　詔
進階資政大夫贈祖考皆如其秩祖母以下贈封夫
人晉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公所治
公儲務在擿伏匿革冗濫吏不得倚年為姦有底駝
以玉帶黃金餽為請莊田地公峻却之往倉場臟敍
率雜泥沙公覺以磚石敲為承利　上聞而嘉之賜
大紅紵絲四表裏襟金獅補等又賜　獻皇帝御書
文行忠信四篆字以示旌異亡何仍叙赤起先是部
郎中余者繫收兩淮解銀未及繳尚書王杲御史
艾廾浒廷杖戍邊夫朴保然汝進語侵公　上並

杖公於廷且削籍以歸是時相言與嵩爭[illegible][illegible]杖甚
汝進窺言者引經批根欲因以撼嵩公無與也頃之
上悟杖汝進幾死而遠蔚之意亦若以兩解云公罷
不辯即日單騎趨里日灌園域[illegible]淺侍伏臘二三昆
弟暨微時交詩筒酒杯徜徉自適或挈杖東皋課耕
織話桑麻而已絕口不言仕途事然關四方利害時
政闕失未嘗不撫几扼腕也識者方望公再起爲天
下福而遽以疾逝惜哉公性廉靖鮮衒飾以媚人耳
目而中實凜不可犯請謁者望風屏跡無識不識皆
憚服數歷中外三十年循資而進非分事不錯半趾

剛腸嫉惡不能自禁論事必先別是非交友必先別君子小人見善如不及有過面折之不少假其取忌率由此立朝時二權臣皆賢重公欲引以自助而公持己有度有不可得而親疎者科臣不知也居恒孝友篤摯視兄弟子爲己子婚娶教督務底成就取士忠厚廉正事皆攄義之足悉世絕世味一切無所好顧得好書攜樓貯之顏曰藏書山房雖老持一卷不廢書法得山谷筆意所爲文雖渾精嚴詩律沉深於宗李少陵晚年詩陶孟只取其發攄我心也奏議懇懇可行不爲藻飾語其文多其餘作紀錄集二卷

行于世　隆慶初理議恤諸臣嘗　恩卹者學臣周
公弘祖疏公名與司寇顧公璘一體請卹格而未行
夫公與尚書王公杲同時見枉杲既昭雪而未及公
異日當有重公大節繼周而上請者

論曰余鄉率推公爲殊絕人物謂其清節罕儔也夫
公開府二方致位九列而敝屋數椽不蔽風雨距今
甫百年遂無以爲家其許與劉公非其臭味然邪顧
公義色昌言動關世道視險如夷不阻不渝非直養
無害者不能詎僅僅以廉靖稱而已余懼世漸久而
知者鮮特詳著之令尚論者知術其本云

戶部尚書李公如圭傳　　胡直

李如圭澧州人幼抱鉅人志工文學登弘治己未進士授江西安福令首擒豪俠數輩寘諸法邑中肅然調建安時華林盜賊充斥乃陰設間殲其渠魁居民安堵入爲御史正德壬申按福建貪酷吏望風宵遁尋丁內艱終制不起者十餘年巡撫何鑑薦其才復起廣西兵備副使陞陝西按察使未之任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延綏大飢廷議賑濟薦圭才堪任乃列賑荒政十餘事請得便宜行事　上可其奏至則問疾苦嚴法戒太布賑濟之策全活數萬人感恩立

祠祀之事兼總理河道多方疏濬易置閘座修固堤岸引諸湖水接濟河流由是糧運無阻黃河徙決爲患最大發在疏導淤塞爲先戒飭沿河州縣依法造舟用鐵扒尖鋤駕舟順流隨方濬之故水得其道無衝決患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尋陞戶部尚書時逆胡犯邊閫臣告急乃度其緩急先後疏請以次解發帑金庾粟無慮數十萬軍餉賴焉嘗書弘濟艱難四大字以自勵以不善事權嘉靖壬寅致仕乙巳卒

戶部尚書方公鈍紀言　　維風編

方司徒公鈍嘗分宜柄國時寵賂滋章天下仕宦靡然顧化卽下之薪俸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儌庇植而望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爲餌若蒞計者公見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却之其人或固以請曰此具薄俸非取諸民也公則厲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柰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戒役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它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

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里中癡子反有以為慽者
余初魁南宮時謁公余請拜公抗顏曰勿拜余乃揖
命予坐時有郎差臨清者先在座公若不禮余者第
顧郎諄諄誨之曾整歷月往閘應辦遊此者必具豐
饌華燕今民窮極矣如此此皆民膏脂非我所藉以奉
人面皮者但過相知風契一飯相延道故而心自是
款洽余何如此予初覩公遇予若其倨乃聽其語戢
戢有味于中不欲辭去已即官別去仍一諾不及于
于起更端請曰小子起家進第頗領敎公隅然曰國
云登第雖從母胎中即成進士耶予惺恐不敢所更

端請起閣公送之門屏間謂余曰子即日廷試矣
上發策必有所欲言汝對中須言欲天惟在愛民親
賢當先遠奸讒識之毋忽余乃拜謝敬而出公嘗謂
新進者云作官無他言作到老學到老足矣閣觀政
時公數數召同鄉中士紳飲序以齒列不論官於中
常有進士以齒加於京堂上者其當恐卓而情與歡
洽也常訊諸進士曰汝惟幾人一家幾人一隸也大
都所言皆前輩時事時奇若勿聞者余初第時猶一
及見此等風致今亡矣夫

戶部尚書張潤傳

嘉靖三十三年二月丁酉贈故戶部尚書督理西苑農事張潤太子少保謚恭肅賜祭葬如例潤山西臨汾縣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河南泌陽知縣選給事中歷順天府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以憂仍回院管事九年秩滿歷副都御史掌大獄罷歸十年餘以言者薦　召復原職歷兵部侍郎工部尚書丁憂服闋　召起為戶部不赴以疾乞致仕許之未幾卒年八十餘潤端雅有度居官一志奉公所至有聲績而剛正自持履跡不變其德守恂恂恭謹好禮

鄉人至今稱之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樵村賈公應春神道碑

潘恩

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樵村賈公諱應春字東陽樵村其別號也世為真定府真定縣人正德己卯中順天鄉舉嘉靖癸未登進士第授河南南陽縣令縣當南北孔道衝劇莫加又潘封在邦域中軍民雜揉豪右玩法難治公威惠互用境內肅清猾滿擢知和州州事具舉拜南京刑部員外郎擢本部郎中盡心獄斷明威著聲尋改刑部郎中拜知山西潞安府踰年改開封己亥春 聖天子幸承天過汴當路者檄公

綜理諸務區畫詳審綱舉目張服其敏無何擢陝西
按察司副使會河南巡按攟摭流議劾公勘報夫實
言者被謫併逮公左遷山東鹽運司同知俄遷知漢
陽府丁未進復陝中憲副以直前誣戊申擢布政司
右參政寧羌賊起地方驛騷撫按檄公視師應待底
定事聞　上嘉之有幣帛之賜己酉擢本省按察使
庚戌擢右布政使進左布政使法紀風行保釐政舉
辛亥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關中公籌兵積儲
攘外安內全陝之望不孤癸丑加兵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時虜酋俺答吉能最強其

殺若子把都台吉吉能尤稱桀驁分部黨落散處沿
邊逐水草移徙河套亾常歲爲邊患又大同人丘富
者狡猾之魁桀也負罪中國叛去降虜教其黨棄秋
寇邊合騎採獵禾稼攻犯堡寨雲龍應朔諸州亟罹
其害時關陝亦有寇陝之虞公夙夜惕勵殫心誅
防禦備至是年六月虜大衆寇鄜延公督師率旅衛
擊斬首二百三十級獲馬駝千四百餘夷器倍是醜
類大衂功最捷聞蔭一子國子生八月虜復入寇迎
戰牛營斬首百二十級十月寇神木堡斬首三十級
甘肅龍濟腦斬番賊首十級十一月山丹斬虜首三

十級徒閩賞白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十二月三原
歷陳補獲奸細六人甲寅正月延綏斬虜首四十級
二月賀蘭山斬首三級路州補奸細一人六月石硤
口斬番賊首三級八月溢泥溝斬虜首四十級補虜
一人降虜二十八人斬番賊首五十級是月虜復寇
紅井斬首一百四十級功最是歲奏捷者三　上賜
銀幣若前有差尋擢本部左侍郎仍兼院職總督宣
大軍務未行奉　旨仍舊總三邊會三品考績復蔭
一子國子生贈祖瑄封父隆如公官贈祖妣王氏封
母李氏俱淑人乙卯正月虜酋並犯甘肅公布旅迎

敵斬虜首三十級捕虜一人招降虜十七人斬番賊首六十級延綏石溝墩斬虜首九十級復有銀嶺之勝二月興武營斬虜首三十級延綏斬首二十級四月涼永斬首二十級斬番賊首三級階州捕獲番賊一人五月歸德口斬虜首三十級十二月杏樹梁斬首八級晾馬營斬首五級沙河川斬首八級葭州捕獲奸細四人是年加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仍舊總督丁巳正月虜大舉寇延綏斬首一百十餘級獲馬駝夷器不可勝數功故復廕一子國子生公在陝數年兵戎整揚自寧夏至武修築邊墻一萬一千八

百餘丈 上有白金之賜仍加俸一級是歲拜南京戶部尚書尋改刑部尚書未幾改戶部尚書考績章程勾稽贏縮 國計賴焉戊午夏四月二品考績上遣中官賜以寶鏹羊酒晉階資政大夫加封祖若父俱尚書祖妣暨母俱夫人時公以疾上疏得 旨致政歸二親壽皆踰耋公承懽膝下愉愉如也居無何疾復作不起訃 聞贈太子少保

戶部尚書謚恭簡耿公定向傳　京學志

公諱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少偕友生講業即以興起絕學為己任及登第推監察御史時冢宰吳鵬與分宜比濁亂銓政公抗疏論罷之分宜奪氣按關西所薦舉後多為名卿者行李蕭然二笥或餽以石經慮擾役夫卒留之境上作石經記壬戌改督南畿學不以青紫業薄待諸生而誘進以古學留都固多好修特起士公首得數輩以正學印之當其忘言默證濃然一笑不啻曾唯顏喟二程之吟弄以歸也有馴行異等者拔之儕伍中檄有司禮

聘入試里巷小民訓以　聖諭六條而謂童子盧明
當養以正至社學師不難拜而敎遣之故自庠以
逮里塾家誦戶弦彬彬比於鄒魯矣解車所至十四
郡隨亦興起乃構崇正書院延四方來學之士而郡
邑茂異亦時召就學以陶鑄之蓋公爲國作人冀善
人多而天下治其用心如此生平愛惜人才獎拔善
類每投揭政府錄用之人無知者嘗初新鄭相稱秩
之大臣度新鄭相以此憾公以大理丞謫州判新鄭
罷爲起累遷至冏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丁
內艱去而是時江陵以奪情起復與朝士搆丁公漸

異矣及服闋薦用特出公還掾福建公爲書諷其還
請諫臣不能用會公役丁外艱夫江陵尋敗臺省交
薦補都察院協理分部御史晉左副尋轉刑部侍郎
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丞規救三掾除抑新進
風聞彈事者朝論遐之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八疏
乞骸予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諡
恭簡所著有冏言奏疏版序應遯碩輔寶鑑先進遺
風教學商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收要編譯異編儒
宗傳大事譯學彖觀生紀等書行於世學者稱天臺
先生　國朝自新建後談學者徧海內而或參以禽

見或蕩於情慾者影響良知與新建暨公憂其敎也
嘗謂學先志以悟而入以修而證又謂學有三關四
證語具在集中晚年力疾答郭方伯書幾萬言大旨
謂孔子之立達大傳無盡所謂賢于堯舜者此也孟
子願學孔子以子弟從之孝弟忠信為敦庸以距詖
放淫為天吏之征討以守道待後為創業之統業可
謂為巫函不為矢匠而善於擇術者故公平生仡仡
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尤躬
門人無一語不以學問相研究由越中以進之洙泗
乎泮於道德所如也公既歿遂近同志皆為位以哭

畱都既祀之名宦復建亭祠武勝橋西南諸生以時
瞻拜守下至低回不能去云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贈少保兼太子
太傅楊公俊民墓志　　王家屏

國家經費大司農掌之異時承平寡事出入壹準於額得以不詘爲虞隆慶以來邊帑內供幾十倍故額頃年兵事數起益以大役大工助賑諸費復皆額所不載者司農之難誠莫難於今日已少保楊公適承其敝用亟勉調度伸詘爲航　天子特加重焉嘗曰戶部不可一日無揭尚書而時時六卿虛席者半則又數詔公兼攝其事衆不能無忌公亦坐是積勞致悴病矣一日視事畢忽眩仆地　上遣中使

臨問賜以牢醴蔬餐於其乞休也復　溫旨慰留之
乃竟不起訃聞　上輟朝一日賜祭九壇首命大宗
伯將事邸第仍遣符卿某營兆域行人某護其喪歸
贈少保已敘東征轉糧加贈兼太子太傅並給之誥
命稱異數云公諱州民登第更名俊民字伯章號本
菴系出弘農華陰徙居蒲自國初諱善甫者始高祖
誥配張曾祖選配趙李祖四川僉憲驄配田並以襄
毅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而配皆一品夫人父襄毅公博加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母段加贈一品太夫人則以公故公生而英

特不尋童時從大父宦蜀偶閱鄉書志奮攻舉子業不二年文藻勃發遂以儒士試省闈有聲嘉靖壬子與計偕壬戌聯禮部第四人登進士授戶部主事值虜薄都城公受廛廛上之守陴者拊勉之士皆距踊人以是覘其能尋調禮部歷主客郎有　詔賜戚里黃門趣公宣給公曰此內賜也宜於逕和門頒之非禮官所得與　上聞之是其言隆慶戊辰督學河南敦厲風教嘗刻二程全書罷瞻學田祀鄉先哲忠義節烈者士斌斌興起轉本省參政用法寬平偷三剌論死憐其壯有所出之他所予生比尤衆顧操豪右

獨嚴大郎有暴里中者憚公廉蹟時新鄭當國而鄢
陵劉生者新鄭甥也傲不受課倍扶之除其名又其
兄中丞公揭有司請祀於鄉公惡其手刃一子弗許
用是失新鄭權久弗調今　上踐祚元年徵入爲太
僕少卿其冬爽殺公以疾謝政公請得扶侍歸里居
一歲丁裏艱公服除起補原官轉太常少卿戊寅
轉大理尋擢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辛巳進副
都御史移鎮山東壬午　皇子生恩一子國子生其
年陞兵部右侍郎丁母憂去乙酉起戶部右侍郎非
僉都御史督理漕河巡撫鳳陽凡三歷重鎮所至斥

貪殘損徭賦覈戶口諸兵戎諸所興除務計地方之
便所不便者即詔條目下一切停閣作撫地帑頓也
撫郎二年積欠八萬五千餘今適議罷部撫須係甚
後七事防之東土開田請帳其租聽民自占墾則以
數年易草萊為沃壤其俗滑也瓜洲瓮水棄地開港
一曲新回數里以便停泊避險至今通用焉丙戌通
部丁亥改兵部左署部事會議廣王嗣封公言款未
可遲罷惟內修守備而外勒所部使盡還巢市定市
類使無滋索滋索而能未既也議遂決戊子晉官成
以督役勞陞正二品優賜一品麒麟服已丑協理京

營僉營兵驕惰請選三大營備兵充總協標下令足三千人以資彈壓報可是冬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庚寅秋還部視事公之入部也首言萬曆六年所增內供銀二十萬宜停服邊餉自四十萬今增至三百八十餘萬宜損裁且請人集廷臣雜議理財之法議未定而寧夏卒戕上帥叛有言其約虜征洮潤者公策叛卒畏城自守必不敢離窟穴本兵惟懼邪說也驟請發大兵討之檄將未下而朝鮮中倭遞告急復請發大師東矣當是時東西用兵各數百萬人餉糈迫於星火前後徵調七年後各數百十萬其不足

者議增鹽策議拜爵免罪議新輸議借漕糧議轉山東粟所以補苴之百方僅僅得無乏絕乃　皇長子出講長公主婚　仁聖皇太后與兩宮災助工作皆有費費皆不貲而河工織造協濟諸費不與焉無一不仰給於公者甲午中州大侵人相食公條議蠲賑事宜甚具其所發帑庾銀粟各數十餘萬而言者稍詆公務延公言積穀備荒本有司事乃虛文無實勅併太倉太倉之蓄幾何因仍劾拯救無奇乞罷　上優詔褒慰時帑庾經耗九邊年例益詘而求增無已公請勅各督撫嚴核冒破侵尅之弊共圖裁省而內庭

葬侍之索若增取滇金及趣辦鋪宫珠寶等實無益
事臣敢力勸　上以樽節要歸於去其害財者以爲
生財之術而臺省諸臣乃數言礦利公曰礦非無少
利但不勝其害耳則屢疏發難排之以故其事寢無
何奸弁獻諛以濟大工爲名合　上意而從中俊有
陰持之者於是礦使四出而採珠榷稅稻積璽括淡
賣者蜂起用事利病盡歸閹宦而公之術始窮郎百
言之弗入矣公自領大司農事十年凡三考而晉太
子太保其侍經筵班讀廷試卷朝分主事郊廟陪祀
及爽勞俻璽賞鏹金幣之賜不可一二數冢宰缺則

命署銓御史大夫欽則命攝憲廷臣中求倚無兩公
亦感激知遇居平深念世受國恩當殫竭忠勤以圖
報稱每有敷奏披瀝悃誠冀幸感動不徒緘默以招
主過而自爲名乃婉曲轉移有順諫所不能得者起
入署諸曹郎以次稟畫裁決略盡退而遊戲章疏占
答簽記筆不停揮晝丙而後出至不知有寒暑既發
疾猶時驚起咯咯囈語家人不甚解然要皆公朝事
嗟乎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矣乃忌者猶詆欺
加非于公至歿而追咎命佔事伐其喪此狀所爲痛
恨于捷幡之口而力白其誣者也頼　主上仁聖恩

禮始終無少殺則何損於公之光大馬公體貌魁梧瞻視有威而襟度坦夷絕無矯飾余嘗竊窺公位崇而恪慎如庶官祿厚而淸約如寒士身兼數器而沉深樸茂望之如木彊人也嘆以爲所養不可及跡其建豎乃一本襄毅公之遺矩而步趨之世濟其美不隕厥問盛矣哉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二十九終